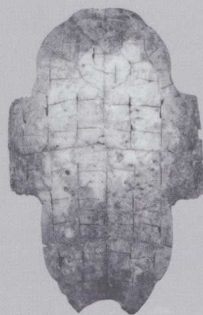


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丛书



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

李雪山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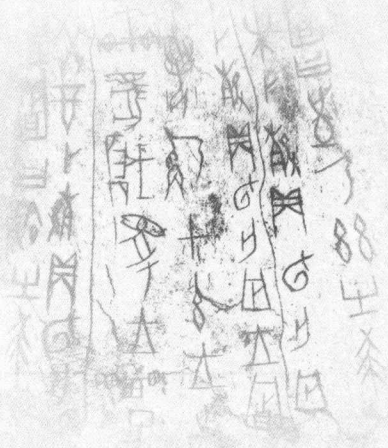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丛书

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

李雪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李雪山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04-6552-2

I. 董… II. 郭… III. 甲骨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K877.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6659 号

选题策划 雁 声
责任编辑 张 肿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地傍殷墟、研究殷商文化”。(胡厚宣为《殷都学刊》题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安阳师范学院始终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并不断取得成绩。1985年成立殷商文化研究室,编辑出版《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年成立殷商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2002年成立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丛书《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

顾名思义,《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集录了1984年秋安阳师范学院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的“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论文的作者大部分是全国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而本院的作者仅一两人而已。1992年的《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则收录了《安阳师院学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刊《殷都学刊》“殷商文化研究”专栏中的优秀论文,本院的作者有所增加,但也不过几个人。2002年的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丛书《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却大不相同,书中20多篇论文的作者全部都是安阳师院的教师。该书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有些论文的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但其内容丰富,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殷商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充分反映了安阳师院学坛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应当说十年迈出了一大步,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和《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出版以来,又过去五六年了,几年来安阳师院的学术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是安阳殷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及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的验收,成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安阳殷墟名列世界文化遗产，是一百年来几代从事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晶，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安阳和殷墟的影响与知名度，更向世界展示了殷墟及甲骨文的珍贵历史价值，为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是上级领导对基层高等院校的关心和支持，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化学术研究事业的高度重视。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河南省教育厅的研究机构，是学科研究水平在河南省的最高代表。安阳师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是省教育厅对安阳师院的巨大信任和鞭策鼓励，必将促进中心的建设更上一层楼。

安阳师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与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长期一贯的支持和关心也是分不开的。中心被命名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基地，《殷都学刊》成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荣誉会刊。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丛书《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就是最近几年安阳师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所取得科研成果的一部分。与《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相比，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跃上了一个更新的台阶。

前不久，我见到《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十一五”建设规划》，感到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希望中心的全体人员为实现这个规划加緊努力，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全省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基地，显示出较为突出的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的学科特色和科研优势，在整体科研水平和学科发展上早日达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要求，为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愿董作宾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学术之树常青！

郭新和 骆平安

2007年3月15日

目 录

序言	(1)
董作宾为甲骨学研究指出的方向及其实践	郭新和 (1)
董作宾与中国古史年代学研究	郭胜强 (9)
董作宾与甲骨文的宣传普及工作	暴希明 (18)
殷商学巨擘的文学情怀	
——董作宾先生记叙文体艺术性探微	翟苏氏 (22)
殷王“祖甲”的新认识	
——读董作宾的《殷代的革命政治家》	郭旭东 (32)
卜辞“子某”之“子”为爵称说	李雪山 (41)
论甲骨卜辞之“杳(永)王”	朱彦氏 (50)
“白般”考	郭青萍 刘永革 (66)
试论殷历以“朔”为月首	刘学顺 (74)
论殷商时期的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	刘志庆 (82)
网收三面与汤黜夏命	韩江苏 (87)
殷墟花东卜辞的鬯及其反映的殷代社会	郭胜强 (95)
“河亶甲居相”与“盘庚迁殷”原因浅析	王迎喜 (103)
殷商时期中国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	马爱民 (111)
殷墟“三叠层文化”的发掘及其意义	苏新有 (126)
浅谈殷墟玉器特征及其所反映的殷商文化	张吉献 (135)
安阳博物馆馆藏青铜器锈蚀初步	
研究	赵清荣 朱爱芹 贺贵明 郝存江 韩玉氏 (143)
试论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	李光安 (155)

殷商青铜礼器纹饰的意象形态·····	孙修恩(163)
商周青铜器装饰纹饰特征的分析·····	路永泽(169)
殷商龙形玉纹饰的风格特征及其源流初探·····	贾 炜(174)
青铜器辨伪研究·····	李 宁(182)
殷墟妇好墓和侯家庄 M1083 墓	
出土铜铙组合方式新探·····	王秀萍(188)
试论殷墟墓葬陶器组合·····	胡洪琼(197)
甲骨文书法·····	董作宾(215)
我的父亲与甲骨文书法·····	董玉京(217)
甲骨文书法艺术·····	董玉京(222)
商周甲骨文书艺比较研究·····	金玉甫(225)
刘顺甲骨文书法艺术论·····	路 工(231)
计算机处理甲骨文研究综述·····	刘永革(238)
殷商文化研究论文目录·····	(243)
后记·····	(304)

董作宾为甲骨学研究指出 的方向及其实践

郭新和

董作宾（1895—1963）年，河南南阳市人，字彦堂，号平庐。曾任河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香港新亚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董作宾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在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年代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中在甲骨学上的贡献最为突出，成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是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代宗师。

董作宾长期工作在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一线，掌握了大量的田野考古资料，因而在当时他都能始终站在甲骨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能够高屋建瓴、统筹全局地把握着甲骨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从而“为甲骨学的深入研究和甲骨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①。

1928年开始的殷墟科学考古发掘，仅前三次发掘即获得大量甲骨文字资料（共计4606片）。这些地层关系清楚，且有伴出遗物的甲骨文字资料，远比私人滥挖盗掘所得的甲骨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就给甲骨学研究提

出许多新的课题。

1928年开始甲骨科学发掘后，“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论，对甲骨学研究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自此以后，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金石学只重文字而不注意与文字同出的遗物、遗迹的藩篱，取得了很大发展”^②。正像董作宾所说的，自殷墟发掘以来，“甲骨文的研究范围，有自然而然要扩大的趋势，于是渐渐地由拓片上文字的研究，进而注意到实物（甲与骨）的观察；由实物而又注意地层；注意到参证其他遗物；注意到比较国外的材料。换句话说，就是从文字学的研究，进而至于考古学的研究了”^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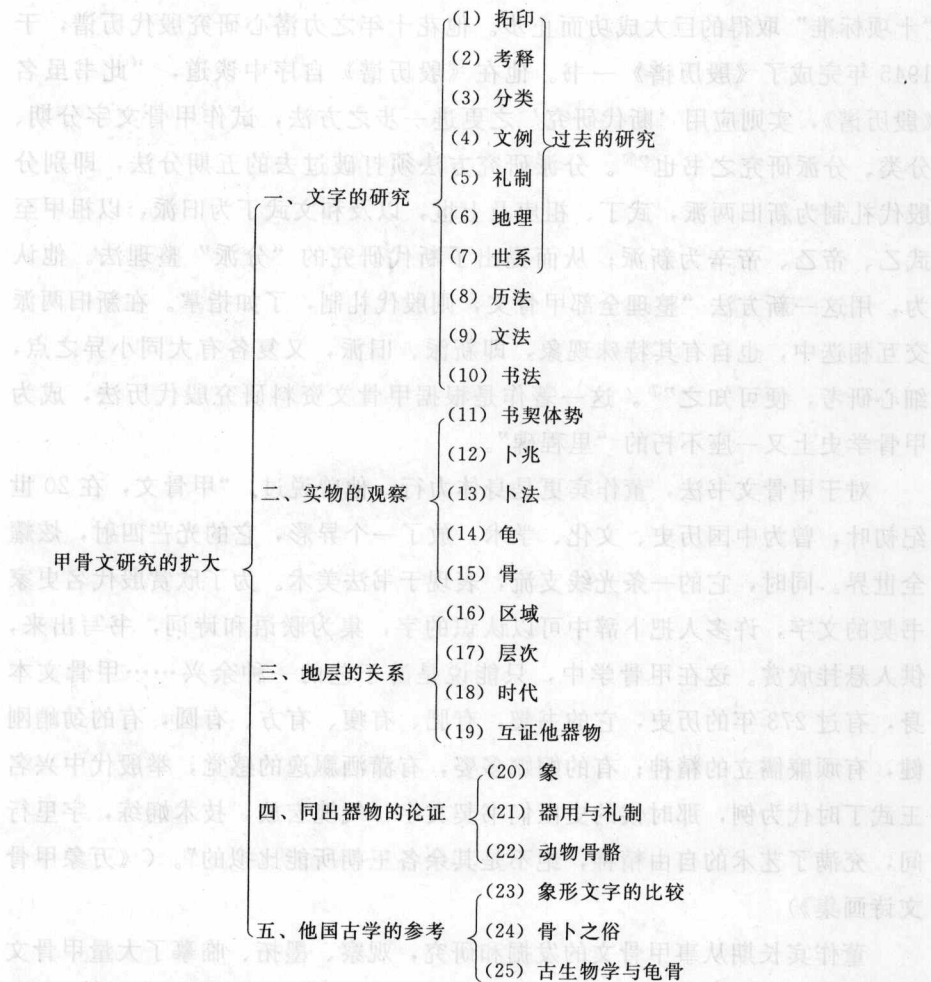
董作宾在认真总结了前人三十多年研究成果基础上，并根据他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实践，撰写了《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课题，为以后的甲骨学研究指出了方向。他说，“我草拟了一个甲骨文研究的范围愿与治‘契学’的同志一一讨论之”，见下表所列^④：

董作宾提出的五大类二十五项课题基本上囊括了甲骨学研究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课题不仅指导推动了当时的甲骨学研究，直至今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董作宾提出甲骨学研究方向，并为之实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3年他的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就是在文字研究分期分类方面的巨大成果。在这一文章中，董作宾先生全面论证了他的断代学说，把断代标准定为十项，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同时，他又以此十项标准，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为第三期，武乙、文丁为第四期，帝乙、帝辛为第五期。

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学分期断代学说有着重大意义，有学者认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使在金石文字之学影响下形成的甲骨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把甲骨学研究纳入了历史考古学范畴，从而使甲骨学由金石学的附庸，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⑤。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使甲骨学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把甲骨文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七十多年以来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证明董作宾的断代体系基本正确，并在实际中有所修正和加强。总之，《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为甲骨学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

全新时期，标志着甲骨学的正式形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安阳殷墟科学发掘被迫中断。不久南京沦陷，董作宾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们精心护卫着殷墟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及发掘资料，在祖国的西南大后方辗转迁移，经长沙、桂林、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宜宾南溪镇李庄。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进行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编辑著录第一至第九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文的《殷墟文字甲编》，以及著录第十三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所获甲骨文的

《殷墟文字乙编》，为两书在抗战胜利后能很快刊印出版做好了准备。

这一时期，董作宾并未因自己提出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止步。他花十年之力潜心研究殷代历谱，于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一书。他在《殷历谱》自序中谈道，“此书虽名《殷历谱》，实则应用‘断代研究’之更进一步之方法，试作甲骨文字分期、分类、分派研究之书也”^⑥。分派研究方法须打破过去的五期分法，即别殷代礼制为新旧两派，武丁、祖庚及上世，以及和文武丁为旧派，以祖甲至武乙、帝乙、帝辛为新派；从而提出了断代研究的“分派”整理法。他认为，用这一新方法“整理全部甲骨文，则殷代礼制，了如指掌。在新旧两派交互相迭中，也自有其特殊现象，即新派、旧派，又复各有大同小异之点，细心研考，便可知之”^⑦。这一著作是根据甲骨文资料研究殷代历法，成为甲骨学史上又一座不朽的“里程碑”。

对于甲骨文书法，董作宾更是身体力行。他曾说过，“甲骨文，在20世纪初叶，曾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放了一个异彩，它的光芒四射，炫耀全世界。同时，它的一条光线支流，表现于书法美术。为了欣赏殷代名史家书契的文字，许多人把卜辞中可以认识的字，集为联语和诗词，书写出来，供人悬挂欣赏。这在甲骨学中，只能说是游于艺的一种余兴……甲骨文本身，有过273年的历史，它的书契，有肥、有瘦、有方、有圆，有的劲峭刚健，有顽廉儒立的精神；有的婀娜多姿，有潇洒飘逸的感觉，举殷代中兴名王武丁时代为例，那时候的史臣们书契文字，气魄宏放，技术娴熟，字里行间，充满了艺术的自由精神，绝不是其余各王朝所能比拟的”。（《万象甲骨文诗画集》）

董作宾长期从事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观察、墨拓、临摹了大量甲骨文实物资料，他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不仅形象逼真，保持了甲骨文的风韵，同时气势雄伟、严谨秀丽，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书法珍品。为了宣传甲骨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有求必应，有大量作品传世。1950年汪一庵先生将董作宾和他本人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收集在一起，成《集契集》写本，并于1978年10月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1950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逝世时，为悼念共事数十载的同事和挚友，董作宾用甲骨文字撰写了400多字的长篇挽联。由于董作宾的巨大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以至有人居然伪造仿写他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同一时期，董作宾除了发表两部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外，还发表多部论文和著作，如《商代龟卜之推测》、《大龟四版考释》、《骨文例》、《甲骨年表》（和胡厚宣合作）、《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等。

董作宾去台湾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这位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学者受到了一定的限制”^⑧。“这位殷墟科学发掘的奠基者和卓越的甲骨学家，在远离甲骨文的发祥地——殷墟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后，使他离开了不断推动他思考、前进的田野考古的第一手新鲜资料”^⑨，但他仍然关心着国内外甲骨学研究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并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甲骨学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1950年发表《甲骨学五十年》（《大陆杂志》1950年8—9月第1卷，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1954年发表了《今日之甲骨学》（《金匱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4年）、1956年发表《甲骨学前途之展望》（《李丙焘博士华甲纪念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56年版）、1959年发表《回顾甲骨文的六十年》（《新生报·读书周刊》1959年5月22日）、1960年发表《最近十年之甲骨学》（《大陆杂志》第21卷第1、2期，1960年7月）。在他逝世后，1965年经严一萍先生的整理，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甲骨学六十年》。

在对甲骨文全面整理、总结的基础上，董作宾对甲骨学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在50年代曾说，“50年来的甲骨文字研究，现在可以说略得门径，也可以说是初登征程，全部整理与研究的结果，尚须还有所待”^⑩。60年代他也说过，“真正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是尚待起头。60年，也不过如此”^⑪。因此，他在《殷墟文字甲编·自序》和其他著作中，多次谈到甲骨学今后的设想，指出，“一、首先应该把材料集中，把所得十万甲骨，汇为一编；二、用分派、分期、分王的方法，整理全部材料；三、尽量用拼合复原的工夫，把全部材料，化零为整；四、作成字典、辞典、类典等索引，以便从事各方面的研究；五、要应用隅反的原则从一鳞一爪中去推测殷代的文化”，而以上诸项工作则以“结集资料第一，次为缀合复原，又次为索引工具之编纂，而研究方法，除依旧分期、分类，而更应

注意于‘分派’观察”^⑩。

董作宾以他科学的实践和睿智深邃的目光，提出的甲骨学研究方向，经过许多努力已经部分实现，但也有不少特别是晚年所提出的问题，他本人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如甲骨资料的全部集中）全部解决，应当说这是董作宾所遗憾的。但是，经过后世中外几代学者们的努力，不少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在“材料集中”上，1978年至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相继出版了13册的《甲骨文合集》，1999年出版了《甲骨文合集补编》等，两部巨著收录了甲骨文发现以来已出土的全部重要材料。而1980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2004年出版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则集中著录了近年新出土的甲骨文资料。

在“化零为整”——甲骨文缀合复原上，张秉权先生于1957年至1972年出版的《殷墟文字丙编》上中下三辑，共缀合甲骨文349版。郭若愚、李学勤于1955年出版的《殷墟文字缀合》，缀合482版。严一萍于1975年出版的《甲骨缀合新编》，共缀合705版。1978年开始出版的《甲骨文合集》，缀合了2500余版。1999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补编》，在前人的基础上，缀合500余版。

在甲骨文分期断代方面，学者们对“文武丁时代卜辞”和“历组卜辞”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三个标准”和“九期”说法。李学勤1978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第一届讨论会上提出“两系说”。邹衡则对殷墟文化分期和以考古地层与“坑位”为依据的甲骨文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

此外，学者们还从甲骨背面上的钻凿形态方面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而实现了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全方位研究。1983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是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较全面著录甲骨背面钻凿形态的著作，该书配以甲骨文拓本为学术界从多方面、多角度观察和研究甲骨提供了最全面的科学信息。用“碳-14加速器质谱仪”和“现代天文学计算手段与多学科的配合”等最新科技手段进行甲骨文断代，等等。这些既属于董作宾提出的“整理全部材料”的设想，又是进一步进行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实践。

至于董作宾所提出的编著甲骨学工具书，成果则更为丰富，如孙海波的《甲骨文编》、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肖楠

的《甲骨学论著目录》、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孟世凯的《甲骨学小词典》、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濮茅左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宋镇豪主编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等等。这些都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出版的字典、辞典、类典、索引等工具书。这些甲骨学工具书不仅是甲骨学研究在一定时期发展的反映，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最新信息，从而使研究工作在新的基点上不断向前推进。

特别是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时候，由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常玉芝、孟世凯编纂的《甲骨学一百年》一书出版。该书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了百年来国内外甲骨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对甲骨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该书涵盖甲骨文的出土和整理，甲骨文的著录和考释，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甲骨占卜和卜辞文例文法，甲骨学的发展和学科成果不断认识和总结，以及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商代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方面进行的研究等部分，可以说是董作宾为甲骨学研究指明方向的全面实践和升华。

需要指出的是，董作宾提出的一些问题，目前还在探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他所提出的“五期”分法和分期研究的“十项标准”的断代体系为目前学术界所公认，但分期断代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和研究，断代研究体系还有不少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深化的地方。此外，也有的问题至今仍较少有人涉及，如“他国古学的参考”中所列的有关问题，成为甲骨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我们后辈学人应加倍努力，争取早日解决这些问题，以取得更大成就，推动甲骨学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 ①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 ②王宇信：《甲骨学通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
- ③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M]，国立编译馆1988年版，第4页。
- ④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J]，《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 ⑤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页。
- ⑥⑦董作宾：《殷历谱》[M]自序，1945年4月30日。
- ⑧陈建敏：《董作宾后期的甲骨学研究》[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8期。

⑨王宇信：《前辈学者的成果和经验，是可资借鉴的文化遗产》，《甲骨学一百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⑩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M]，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第103页。

⑪⑫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编文卷

① 董作宾：《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② 王宇信：《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③ 董作宾：《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④ 董作宾：《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⑤ 董作宾：《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111

⑥ 董作宾：《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⑦ 董作宾：《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⑧ 董作宾：《殷虚书契前编》，[M]《甲骨学一百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董作宾与中国古史年代学研究

郭胜强

著名学者李济曾指出，“许多杰出学者都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但只有四个成绩卓著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做出贡献的著名专家，由他率领学者们在前进的征途上向前迈步。实际上这些专家的著作都是综合性的。这四部里程碑的著作是：①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②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③郭沫若的《卜辞通纂》；④董作宾的《殷历谱》。四部巨著中董是其中两部的作者”^①。《殷历谱》是董作宾利用甲骨文资料，从研究殷代历法入手，探索殷周纪年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年代学的研究上有着重要意义。

台湾学者徐匡梁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写过《董作宾先生的年历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下册）对此已做过介绍，并对《殷历谱》在中国古代年代学的研究上的重要意义进行过分析。但由于大陆的读者一般都难以见到，且相隔时间久远；同时由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古代年代学更引起人们的重视，故笔者在这里对董作宾先生在中国古代年代学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和重要意义，作进一步的论述。

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于 1998 年年底“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报告会上讲话指出：“夏商周三代是我国文明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我国文化底蕴的奠定时期。这一时期的文明成果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时期我们却没有确切的纪年。我国的确切纪年只能追溯到公元前 841 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此之前都是有王无年，出现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

历史’的不正常现象。历史是按照年代为顺序来记叙的，年代学是历史学的骨架，没有准确的年表，历史学就无法建立起来。自西汉以来，历代学者对三代纪年作过艰苦的探索，可是一直没有定论。”^②

傅斯年先生也曾指出过：“欧洲治古史学者，率以年代学为其骨干，此尤建屋之先布栋梁，而后土石砖瓦有所著也。自罗马帝政以前，列国分列，其年代尤以希腊诸邦为最纷，今日之晓然可知者，斯数百年学人远求实证冥收义解之效也……今日谈中国古史，而共和以前全付之冥冥之境……此固差胜于希腊史家之遗后人者，然若今人不能突破共和之大限，资用新书之记录，则古史之浑浑尔者，将终古而不革也。”^③

因此，以断定夏商周三代纪年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年代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三代年表的确立，不仅能为科学研究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有利条件，也将是对世界历史研究的突出贡献。自西汉以来对三代纪年研究的艰苦探索者，既有古代杰出的学者司马迁、刘歆、皇甫谧等人，又有近现代著名的学者王国维、吴其昌、丁山、董作宾等人，更有当代优秀的学者李学勤、李伯谦、张培瑜、田昌五、何幼琦、安金槐等人。在当代以前的众多的研究者中，董作宾是一个佼佼者，这不仅是因为他花费的时间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60年代董作宾先后进行了近30年的研究；同时其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他先后发表学术论著近30篇，其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历谱》。这是甲骨学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

董作宾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著作“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学界一大疑案，二千余年以来，异说孔多，悬而不决。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谈，或谈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说者即不免有谬误，实因年代之考定，必将历术，历术艰涩，钻研为苦，而前人论述，各自成说，抉择非易，无所适从也”^④。为此，他从殷代的历法入手开始进行研究，1931年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年），1934年发表《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3分册，1934年），而后“试作殷商代史料之总清理”，于1936年发表《殷商疑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1分册，1936年）。

《殷商疑年》是董作宾进行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完成《殷历谱》奠定了基础。他在该文中首先指出，“甲骨文中，多记月记日之